

琴台客聚



遊戲式「革命」造成「大過」

二零一四年「非法佔中、雨傘革命」，是一場失敗的「顏色革命」演習，擾亂了香港才七十九天，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也沒有被推翻。

五年後的二零一九年「小孩暴動、螻蛄革命」是一場外國勢力全力施為的「顏色革命」，這一兩代香港人生活在安樂，半年暴動未見有平息跡象。許多守法良民固然是吃不消，高叫「光復香港、時代革命」的暴徒也不好過，可以說兩家都在精神崩潰的邊緣。

有小朋友告知某大學碩士課程的作業是易卦斷占，囑我談一下意見。從基本資料分析，這一場動亂必然以失敗告終，香港良民關心的只是平亂之後香港的傷勢有多重，以及能否康復。而過程將會曠日持久，不妨「不問蒼生問鬼神」一回。那份作業說有人箴香港這回反對《逃犯條例》之事結果如何，得澤火革卦的初九、六二兩爻變，變卦為澤風大過(見附圖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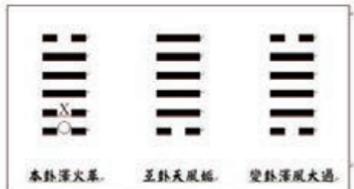
所謂「占卦容易斷卦難」，潘老曰：「當前局勢，是有人由反對修例，筆鋒一轉、腔調猛改，唱出「光復香港、時代革命」的歌。箴得革卦，真是天造地設！變出大過卦，『泰筮之神』給的指示至為明顯！有人要搞革命，因而犯了大過。這在支持革命的一方，當然是凶象；負責平亂的一方，應得最終勝利！」

小朋友曰：「潘老言重，今時中學生在學校犯事，給記了大過，誰也不當一回事。革卦『元亨利貞』，大過卦『利有攸』，革六二又有『征吉』，卦爻詞都是吉凶少，潘老因何有此斷？」

潘老：「其實易象義深而易辭易淺，斷占重視卦德卦象多於卦爻辭句。現時許多人學易，書看過一大堆，占卦之後，只是拿卦辭爻辭來說故事，讓易占變為到廟裡求籤那樣，拿了籤詩穿鑿附會一番就算交差。前賢說：『革卦於天下人皆凶，唯王家用之大吉。』香港只是地方政府，與王家相差太遠，是以搞革命為凶。」

小朋友曰：「這是潘老的發明嗎？」潘老：「非也！這是北周時名家趙輔和的說法。話說東魏權臣高歡逝世，長子高澄繼承父業，命弟弟高洋擇地葬父。高洋帶同一批大師到漳水邊覓地，找了好幾處都不吉。後來有一地形勢甚佳，命首席風水師吳遵世占了一卦，就得到革卦。同行者差不多網羅了鄴城風水界精英，幾十人都說不好。趙輔和年少而未成名，就說了剛才那番話。高家是比天子低一級的王，造反爭天下而得革卦，方才可以大吉。」

小朋友曰：「潘老這說法聞所未聞，易經全書入面都沒有這樣講呀！」潘老：「易經易傳，只總結晚周西漢的一部分易學發展，漢易許多基礎都要再深造呀！吳遵世等幾十人都說那處地方凶，證明當時『大師』都知道『革卦於天下人皆凶』，畢竟造反是要抄家殺頭的。不過有條件的權臣筮遇革卦，反而是革命成功之兆。香港螻蛄小孩，把暴動造反當為一場遊戲，還有這麼一大票的成年人起哄附和，真不知天高地厚！香港必於這一頁中國歷史記一大過矣！」



■二零一九筮得革之大過。 作者提供

翠袖乾坤



日本愛情故事

最近到了日本京都的嵐山溫泉區，沿途遇到不少穿着和服的男女，甜蜜地在橋上或公園拍照，又或乘坐人力車穿梭於竹林間，頓時有種「不知今夕是何年」的迷失。

嵐山位於京都市西京區的高山上，溫泉處處，與對岸的小倉山中間隔著大堰川，是賞春櫻和秋葉的勝地，經常遊人如鯽。該區最出名的名勝是渡月橋，原是遠自平安時代承和年間(834-848)興建的木橋，有說龜山上皇渡橋時見橋身與倒影接合，一輪明月在其中，人在橋上行，恍如走過皎月，遂取名「渡月橋」。年年代代過去，此橋已發展為可通行的現代石橋。

嵐山竹林高聳，景致優雅。區內有許多年輕男子拉人力車，載著遊客飽覽美景。大家也可乘坐觀光小火車，遊走河川和山谷之間。在這優雅環境下，嵐山成為年輕情侶約會勝地，聞說京都女大學生常說：「區內的渡月區、嵐山公園和竹林，是最浪漫的約會地點，但若對方最後帶你到大堰川搖曳輕舟，則是暗示兩情不合，

到遠彼岸便是和平分手之時！」把約會與分手安排在同一區，也未免太刺激了吧！日本人的愛情觀委實有其獨特性。

在去程的飛機上剛好看到一齣以少年戀情為主題的日本片。講述日本少女主動追求學長或同級男同學，她們會找機會問心儀的男孩：「學長，我可以和你交往嗎？」這「交往」一詞就如同拍拖談戀愛，如果對方不拒絕，兩人便約會，但三、兩次約會後，對方覺得不合適，說句：「我們不要再交往了！」來得清清楚楚，當然泛舟堰江會教人更斷腸！



■京都嵐山的大堰川有說是情侶分手之地。 作者提供

網人網事



便利後的責任

又是一年雙十一，但今年不想談成績，而想談點責任——享受了便利之後的責任：環保。

每年的雙十一感覺就像奧運會，總能「更高、更快、更強」。今年依然如此，以淘寶天貓為例，全日成交額高達2,684億元人民幣，比去年增加了25.7%。其中，完成首個百億元銷售額僅用了1分36秒，而2018年是2分05秒，2017年是3分01秒，2016年則是6分58秒，是不是像奧運？

然而不幸的是，除了買買買的舒爽像奧運，背後的垃圾製造速度也像奧運，甚至是超越奧運。來自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最新報告數據顯示，2000年時，中國人均快遞包裹量僅為0.01件，到2018年時已增長到人均36件；來自菜鳥網的數據顯示，僅僅是天貓，2012年全年單量為56.9億件，而2018年就已經超過了500億件，2019年預計將超過600億件，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天貓2,684億元成交量的另一面，就是12.92億件訂單。

包裹包裹，就是得包著裹著。仍然是綠色和平組織的數據顯示，2000年時，中國的年快遞包裝材料消耗為2萬噸；2018年時，這一數字已經猛增到941萬噸。在中國的大城市及特大城市中，快遞包裝的垃圾增量，已佔到生活垃圾增量的85%至93%。如果不盡快得到有效控制，到2025年時，快遞包裝消耗將達到4,127萬噸。另一個來自國家郵政局2017年的報告數據似乎更觸目驚心：2016年，全國快遞共消耗編織袋32億條、塑料袋147億個、包裝箱86億個及膠帶3.3億卷，其中僅1年消耗的瓦楞紙箱原紙就達4,600

萬噸，相當於7,200萬棵樹。生產這些材料所消耗的樹木已然夠多，但還遠不止於此。綠色和平報告稱，中國每年所需的這些包裝材料，其生產、使用和處置的過程中會排放1,303萬噸二氧化碳，即需要種植7.1億棵樹才能中和。包裝垃圾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是紙類和塑料，其中紙箱類廢棄物的重複使用率不足5%，塑料類就更慘，由於其利潤低、回收難以及再生成本高，導致多達99%的廢塑料會混入生活垃圾一起焚燒或掩埋。綠色和平估計，目前中國每年用於焚燒和填埋快遞包裝垃圾的社會管理成本接近14億人民幣，2025年時，處理費用預計會達到42.9億元。

快遞垃圾這件事其實並不是個新話題，小理幾年前就已經寫過，但如今回頭檢視，很明顯並沒有什麼明顯改善。歸納一下原因，也仍然逃不出四方面責任：一、因為不方便所以用戶不願意配合回收；二、因為價格貴商家不願意使用環保材料；三、因為利潤低回收者也不願意回收；四、因為運輸過程「豪邁」，所以無論是商家、平台還是快遞公司本身都傾向過度包裝。

諸多的現實困難說明「呼籲、倡導」定會收效甚微，解題的關鍵也許應該落在「強制」二字。比如有國外電商就要求退換貨必須用原快遞盒，亞馬遜已推出嚴格的統一環保包裝政策，並將對過大過空的「低效包裝」商家進行罰款，台灣電商攜手7-11改用環保包裝等等，另外，在國家層面，也許可以強制干預把環保包裝的成本降下來。

強制的，自然不會那麼舒爽，但每項權利背後，總有責任。

感恩之心



感恩之心

感恩節雖然說是西方傳來的節日，但是尊重倫理大愛的中華兒女，每逢感恩節也如同聖誕節一樣視為重要的節日。我的母親是一位善良和藹樂於助人的中國婦女典範。常記得我的母親在我幼時教導我們要「常懷感恩心」，做一個好人。下周四便是感恩節的到來，執筆之時，我不禁想起了先父母養育之恩，我的家人、親朋戚友對我的幫助和施恩，成就了我今日的幸福。此時此刻，不由得我向我的恩人釋出感恩之心。每逢感恩節，我每多感慨。

我的好朋友、全國政協委員江胡葆琳女士是一位好媽媽，她的兒子江山在她的教育下成長至今已是一位金融奇才。青年後傑江山先生在十年前創辦了匯勤集團，一家專注投資於中國成長期企業的專業投資機構。十年間投資了十三家高速增長的新經濟企業，所管轄的資產逾一百億元人民幣之巨。江山行政總裁具愛國愛港及富有國際視野，事母至孝，對人對事皆充滿愛心和感恩之心，他的奮鬥努力精神，實是當今青年人的好榜樣，值得學習。上周，江山行政總裁為匯勤集團慶祝十周年紀念，獲得財經界同業、親朋戚友等的衷心祝賀和點讚！

我們都愛護和重視青年一代，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每個人的成長皆由家開始，父母的養育不離教導，學校和社會的責任同樣重要。每個青年人必須要具有「風物長宜放眼量」的眼光和胸懷，要有容人和寬恕人的愛心，才能成為社會的人才和國家的棟樑。若然常常怨天尤人，只顧眼前私人利益，就談不上有家國情懷，更談不上一個有用的人。

當下發生在香港歷經五個多月的社會活動，誰也不會否定所見所聞，那些暴徒所作所為，訴求示威變成暴動暴亂行為了。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香港人，眼見暴亂分子竟然大多是青年人，我們的下一代怎麼了？更甚的是，校園變為戰場、變成兵工廠，全港各區遍地開花的暴亂狀態令人痛心疾首。老實說，我今年實在沒有產生感恩之心，看見我們的孩子誤入歧途，看見我們的同胞在正常生活、甚至人身財物安全都受到威脅時，我的心實在痛，無法感恩了。

想深一層，由於社會發展，貧富懸殊，產生很多矛盾和怨恨，雖然可以理解，但不能老是發出怨恨和怨言，特別是青年埋怨難以向上流，結果眼中所看到的、耳朵所聽到的，常感不公平而發出怨恨和作出不文明的甚至違法的行為，最後不但不能令自己向上流反而將自己前途盡喪，令親人痛心難過。我們大家都應為此而喟一喟，想一想，好好反思是否大家都有作出檢討的空間？

心宿常開



與詩同行 最好禮物

有詩歌伴著成長的小朋友是快樂的，帶動著小朋友們讀詩，寫詩的大人也是快樂的；我們聽詩、說詩，與詩歌同行，這真是可喜可賀的樂事！

同來聽聽一個可愛的萌娃，她朗讀著名詩人王宜振的《時間》，令人驚喜！

有個淘氣包 把時間切了一刀 切成白天和黑夜 像黑白兩個大蛋糕 太陽是這個白蛋糕的蛋黃 我猜想它的營養價值一定很高 月亮是這個黑蛋糕的果仁 我猜想它的味道會又香又好

今年10月27日下午，陝西西安的名詩人王宜振，和台灣的女詩人林煥彰，相聚在浙江杭州新書發佈會直播現場，我和潘明珠有幸在場觀看兩人新書揭彩儀式，還親睹了小讀者為詩人和觀眾帶來的精彩朗誦、分享繪製貓詩插圖，以及聆聽著名學者孫建江老師，與兩位大詩人的交流盛會，三人討論妙語如珠，碰撞出藝術火花，給當場的文學盛宴，增添了不少魅力。

西安詩人王宜振40餘年創作的300餘首童詩，收入在《王宜振童詩精選》1套4本：《我是一座會移動的山》、《夏天裡的蘋果夢》、《西瓜的詩》、《星星的腳印》；4本新書文學的魅力，展示了王宜振不同時期高妙的藝術追求，有助於培養孩子的觀察力、激發想像力、提高表達力、培

育創造力。而林煥彰所著《貓家族的詩》繪本系列，集結了60餘首精彩之貓童詩，和70餘幅兒童的童趣插畫，大詩人和小朋友共同的創作，釀造出一個變化萬端、奇妙異彩的貓詩天地來。

孫建江認為童詩有其獨特性，好詩具有想像力，能表達微妙的情感；可使孩子們得到審美的熏陶和文學的滋養，對成長和人生的發展很有幫助。相較於歐美童詩，他認為兩岸雖有幾十年的分隔，存在着些差異，但在童詩創作上，兩岸俱為中華文化滋養，兩岸差異隨着相互交流而展開了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」的融合趨勢，能互取所長，各展優勢，共匯聚成中華詩潮，他說得真對！

我深深地感受到詩歌是文學中的明珠，與詩同行是人間最好之禮物！我們擁有這麼好的兩套好詩集，要常回味咀嚼；既可以孕育和陶冶兒童的情感，發現詩中意境和蘊含的哲理；還可以呵護孩子童年的夢想，提高孩子的語文素養；但願兩岸孩子們喜常讀詩歌，快樂成長，長大成為心靈富真善美之可愛的未來主人翁！



■童詩發佈會現場。 作者提供



百家廊

路來森

閒之「雅」

人，都有閒暇的時候，可如何度好這份閒暇時間，卻彰顯着一個人的生活態度，甚至於生命境界。

「閒」有種種，最好的休「閒」方式，似乎，應當是閒出一份「雅」來。知堂老人周作人，一「閒」下來，就「喫茶」。但他說：「我的所謂喝茶，卻是在喝清茶，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，意未必在止渴，自然更不在果腹了……我所重的，即在這自然之妙味。」可以看出，周氏之閒喫茶，其要，不在於物質享受，而在於精神獲得，所以，他在「喫茶」消閒之時，就每每悟得一些人生道理，最經典的表達就是：「得半日之閒，可抵十年塵夢。」他是在「喫茶」中，有所思；於消閒中，品得一番人生滋味。基於此，他對日本的茶道，也別有一解，他說：「茶道的意思，用平凡的話來說，可以稱作『忙裡偷閒，苦中作樂』，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，在利那間體會永久。」——茶道，於繁瑣的形式中，彰顯着一些形而上的生活道理。

香港「四大才子」之一的蔡瀾，工作之餘，則喜歡做一道美食。在蔡瀾看來，享受美食，只是一種結果，更享受的，還是做美食的那個過程。食材，不必山珍海味；食器，亦不必金銀珠玉，也許，一切愈簡單愈好。

他在《下酒》一文中，曾經這樣寫自製一道佳餚的過程：「把一個小火爐放在桌子上，上面架一片洗得乾乾淨淨的破屋瓦，買一斤蚶子，用牙刷擦得雪亮，再浸兩三小時鹽水讓牠們將老泥吐出來。最後悠然擺上一顆，微火中烤熟，『撲』的一聲，殼子打開，裡面鮮肉肥甜，吃下，再來一口老酒，你我暢談至天亮。」看，食材，僅一斤蚶子；食器，一片破屋瓦而已，而蔡瀾卻把製作美食的「過程」寫得如此詳細，乃至繁瑣，何也？就是要表現那個享受美食製作的「過程」。蔡瀾，是在享受美食製作的過程中，享受一份「休閒」的樂趣，並且，在這份樂趣中，他也同樣能感悟人生。吃着自己親手做出的美食，他說：「把孤獨變成一種享受，也是一種哲學。」在享受美食中，哲學地解讀人生，確然是一種高境界。

弗拉基米爾·納博科夫，二十世紀公認的傑出的小說家和文體家，其作品，影響巨大。納博科夫，可以說是「一生忙於寫作，但他，也有自己獨特的休閒方式，那就是「捕捉蝴蝶」。這一休閒方式，亦可謂貫其一生。他在回憶錄《說吧，記憶》中寫道：「我在各種氣候區，在各種裝扮下捕捉蝴蝶：一個穿燈籠褲戴水手帽的漂亮小男孩；一個穿閃閃絨褲子戴貝雷帽的四海為家的瘦長僑民；一個穿短褲戴帽子的胖老頭。」最終，納博科夫把這種休閒方式，發

展成為一種業餘愛好——「蝴蝶之愛」，進而達到一種研究者的高度。納博科夫還為此寫出了多篇論文，甚至於，有幾種蝴蝶，居然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以至於後人說，研讀納博科夫必得尋兩條線：一是他的作品，二是他的愛好——蝴蝶之愛。否則，即不足完備矣。你看，這就是「高雅的閒」——賦予閒暇一些意義，在消閒中，做出一點兒成績。

或許，有人要問「你列舉的都是一些作家，一些名人，尋常人呢？」尋常人如何？其實，尋常人，也能賦予消閒一份風雅，或者一些意義。最典型的，就是鄉下老人的冬日負暄——曬太陽，是也。南牆根下，柴草垛前，老人們拿一隻腳墊，倚牆而坐；或者，撕一把柴草，席地而坐，如此簡單，又如此安好。薄薄的冬陽，暖暖地曬着，老人們負暄而談，或者閉目養神，彷彿，無所所思，面容是那樣的安靜而祥和——沒有名利追逐的聾聒，沒有驚心動魄的恐慌，有的，只是一派的寧靜和舒適。

時間，彷彿在這兒停止下來，你從他們臉上，懂得了什麼叫恬淡人生，懂得了什麼叫知足常樂；他們，以實際的行為告訴你：什麼是「自然之子」。

故而，鄉下老人之「負暄」休閒，實在就是一種「大俗中的大雅」——是「雅在俗中」。

衛衣

尚此事，代表一種文化，然則文化從本質上而言，自視高之於物。即便不反對物的功用性，至少對於這種功用性也持藐視態度。但或許正因此，受到時尚排擠的衛衣卻在1970年代受到了Hip-Pop的追捧，成了反潮流的象徵。一種不見容於潮流之物在反潮流中成為潮流，這不得不說是對文化深深的諷刺。

在當時的情況下，穿上衛衣的人就好像立即變成了一個鬥士，可以瞬間將他們眼中那些西裝革履的衣冠禽獸打擊得體無完膚。這種反潮流一直流行了20多年，直到1990年代才到了高潮。無論是Tommy Hilfiger、Ralph Lauren，還是屬於High-Fashion的Gucci和Versace，細數過往，哪個品牌沒有推出過幾款像樣的衛衣？

不過時過境遷，現在的衛衣已經喪失了這種先鋒性。年輕人喜歡衛衣的款式和材質，是因為舒適和無拘無束，而無拘無束也早就成了現代性的一部分，於是也就成了文化的主流。但在着裝的過程中，我們依然能夠隱約察覺到衛衣作為服裝的功用性和文化性之差別。

當一個在衛衣之下穿上襯衫，並且，襯衫的領口還扣緊着最後一顆鈕扣的人出現時，無論如何，這也不代表隨性與自然。就像有

節制地追趕流行，這是一種正裝的變種。為了使嚴謹不會成為一種僥倖，又避免使隨性氾濫成任意。或者，還有一種情況，像Berletti這兩年所做的嘗試，用高密度織太空棉偽裝成衛衣的款式，但卻是質地細密的、一絲不苟的和需要內搭襯衫的。

正如羅蘭巴特在《流行體系》當中所說，服裝此物本就在三種形式，一種存在於文字的描述裡，叫書寫服裝；一種存在於圖像裡，叫意象服裝；一種穿在人的身上，才是真實服裝。當我們很興奮地從網上買回一件衣服之後，打開包裝，有時卻大失所望。或許就是受惑於圖片當中的意象和文字描述裡的書寫，這兩樣東西雖然極其仿真，卻並不真的能夠替代觸摸才能察覺到的質感，也無法替代只有眼睛面對實物時才能夠辨別出的色差。於是，我們便會時常受騙。

所以，衛衣在時尚界最初所受的那些排擠，在上世紀70-90年代所代表的那些前衛，或者現在被一種叫做高密度織的太空棉所偷換了的概念，都是一種書寫。在這個叫做潮流史的大書寫當中，會有無數個小的書寫和意象，但這些都不可替代真實的那件放之於眼前的衛衣。因為只有這一件才是可以觸摸的。